竹坡類藁

雜説

陳德父更名字説

金之可貴昭昭也錫于禹執于孔聖自天子以降各有等殺而顯顯、昂昂、令聞令望必是乃足當之袁公枚書為陳君更名曰圭字德父者其處之也至矣第其微詞隱義有在悔尤之寡陳爲稗三寸舌游諸公間方鼓鼓、縈頸而使之屈意于兩容三復之詩其處之也非姑息矣陳君謂余盍更下一轉語擬引而伸之曰言輕揣量言當謹也行輕揣度行當謹也乃若謹言而緘默謹行而葸容則注以金不以瓦迹迹于利害昧昧于是非進退盍于人之國進又失邯鄲之故步斯非枚書之所望于爲者

而頗富未及之真音深矣记曰大圭不琢又將有望于他日

耐軒說

耐軒居士自爲士時即以自名或曰子欲大耐官職如向文簡無乃太早记乎居士曰非是之謂也耐忍也無衣則忍寒無食則忍飢遭橫逆則忍恥遇艱處則忍怒此吾所謂耐也至于忍性以膺大任忍辱以至三公則吾豈敢雖然范雎嘗耐于廁中矣未幾而相秦韓信嘗耐于胯下未幾而將漢耐之效甚速也吾年十三能爲文過三十而始脫場屋仕十年解選調越八年而始　邑積倫數遭際及今已久生閱諸公入登台省出擁麾節易若摘髭略不淹展而吾鬢星、吾視范、困心衡慮拂亂所爲猶故也耐未有不致焉豈非命耶吾不謂命益信吾耐不以外

而之日往月征適都大邑可立至矣其有狠愎自是之人方且大焉曰尔之謂正路特衆人所共由未足以為奇崛也焉若我幽踦邃眇之高我嗜高則高矣吾慎其川斷溪絶山窮嶺阻而卒不能至通都大邑也是何異于李悉之見我故夫道季正論君子之所由小人之所棄高談曲説君子之所棄而小人之所由小人不謂君子方由乎此之是而反識君子之不知棄乎此又不謂君子方棄乎彼之速而反議君子之不知乎彼其所謂無忌憚使快是而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東坡有言荀卿喜為異説而不遜敢為高論而不顧致李斯以其李亂天下老莊為虛無淡泊之言偏狂浮游之説其禍遂至為申韓蓋自微而至著沿流而尋源孟軻氏之知言也今也未得荀卿老莊之毫

物易吾守堅忍以持之庶易以俟之戡亂大保終必有濟

紹定六年八月十六日灯下書

读先儒史编说

庚子六月十四日有客來訪謂近见有读先儒史编多不可其意往〻以黑筆塗抹之罵嘆而爲之説世有欲至通都大邑而未知夫當由之正路也有告以当水行者曰山所支川曲港可舟而游爲且清流激湍之可以幽討既而川斷港絶而通都大邑卒不可至又有告以当陸行者曰山所崇山峻嶺可攀而登焉且孤峯絶頂之可以遠眺也既而山窮嶺阻而通都大邑卒卒不可至于是有仁人君子憫其水舟陸走之徒旁知其幽討遠眺之無益乃即所謂正路者直指而明告之猶能覺悟由是

寸而已有李斯申韓焚坑詩書慘礉少恩之意吾恨其為禍亂不待其滅而于其身見之矣吁

題跋

跋王坦道遊江淮錄

自錢塘上婺女江潮洶湧一瀉百里千艘萬櫓蕩漾掀舞如鷗鳧之拍浮殊可驚駭將到嚴陵始可無憂自吳興而至京口則安流溶、略無滯礙巨艦蚤舫篙鉦而過如駕安車而就平陸不知此身之在舟中也及激揚于其險乃與浙江潮等坦齋王君隨其所遇見于紀錄形于詩歌其詞有危懼激烈優游自得之殊生令讀之猶可想見雖然至險之中有至易者存至易之中有至險者焉達道羊腸之阪怫、未必失步馳騁康莊之衢

往往多至顯贓王君毋獨畏其至險而遲忽其至易者哉

嘉定九年丙子正月五日　跋

跋寄庵記

施君和民以寄庵名其居寄樓居士為隸古以榜之又從為之記夫人生如寄年或出或處隨寓皆寄何異蜉蝣之于天地彼昏不知既認此身為我有又認所以居此身者皆我之有而思欲以錮留之由是利害得喪貴賤榮辱交戰胸中無有紀極和民宦游几三十年至汴所寄西則古鄞東則吳興南則天台北則毗陵其釣遊也今為湖幕賀下有日又將問西湖與林和靖以神交不則買田陽羨劫蘇和仲之將老又不則可仕郎仕職寓形宇內惟其明寄之理故萍浮此生略無滯礙出固為寄

然亦寄耳推而上之出處兩忘物我俱泯所謂寄者又當同歸於無何有之鄉矣

嘉定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跋

跋于湖真蹟

山僊翁李書郎如以于湖墨妙為法心摹手習凡二十餘年竟不能彷彿萬一于是隨意所向日改月變迄無定體又十有餘年而書愈拙豈異時致摹于于湖者皆石刻耳往往展轉模寫浸失本真如羲之蘭亭雖真刻且罕得見安得見所謂真蹟者豈謂施君季彪于湖之玉洞也故所蓄真蹟甚富一日出示兩軸其一乃于湖屬書遒勁飄逸展轉百數手不容釋既自語李石刻二十年且以不成展今頓顧如許而真蹟之精妙又甚是

不可復奉矣輒撫卷大息謹書空平狀眾不可到之意而歸之

又跋于湖書總得与廟堂札稾

老泉還石昌言北使引乃東坡所書後蓄于陳應常家今观總得与廟堂劄稾实于湖翰墨而施君季魁藏之蘇張父子國已輝映後先矣雖然老泉之引書則東坡跋亦東坡總得之劄書則于湖而跋則今尚書倪公〻道德文章师表一世一字華衮不輕畀人独于此大書特書以發揚其美張氏父子將得是而名益彰云

清風樓題柱

清風樓近在郡治前重午作假僉判僉判三山王大昌柱幕中之士丈使毗陵施廣遺歷陽龔倧司户三山陳乘烏程主簿新

安吕平同登斯楼近揽湖山下瞰城市阛阓相与念羊叔子岘山之游王右军兰亭之集而慨聚散之不可常斯会之不易得乃题于柱以纪岁月

跋尧斋十论

道之难言久矣病其难明而枝奔之其失则离病其支离欲贯之以一而不名其所以一其失则晦道之难言久矣今观尧斋王公十论自中诚心性理以至仁义礼智信条数而明辨之使学者晓然知其如是而为中诚心性理如是而为仁义礼智信既又虑其离也每篇之中必寓其浑融贯通之说使学者即其十以求其一焉呜呼道之难言久矣孔孟而后惟伊洛诸先生得其传惟晦庵朱文公发明最为精切公尝语人曰说得出又

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学者得是说而通之則知人之所以得于天者心实為之主宰性即心之理仁義礼智皆具其中則取乎不在学者能窮理以致其知存诚以力其行則是道信皆為我有而覺斎王公十論之所以為一者庶乎其不離且不晦也嗚呼道之难言久矣而晩学僭言之其能逃不韙之譏區〻欲以是尾诸公之後与同志者商確其真是焉耳

嘉定辛巳孟夏之六日　新安　呂午　書

跋漁社圖

余自癸酉暮春试吏烏程李君謙父數為余言其先正西塞漁社風景之美去城十八里而近沉着朱墨迄终吏不得一至為

悵舟轉而承委塗君來訪道旧且出示漁杜圖　展玩始知道場　孤在其左右晴昔國嘗以公事扁舟輕車往來兩地誦東坡佳句閱春中君攷壘而來、知西塞介其中若此不遠也益使人悵然君謂余足可與一語竊惟三年簿領多贅郡幕飲氷自警遇事必与人分曲直而不敢為一毫過甚故害人至今不相忘余未夢寐無時不在苕溪之上得非所謂前緣者耶今雖幸逮得奉親竊稍貧宴如故望黃山白水無田廬可以帰明異時或有買山之資当卜鄣西塞与君相過從遡元真子之清風畢漁杜主人之高致冬滌塵襟以酬素願亦可為一快君笑而許之因涉筆以示信

跋檗齋贈閑轉集

厶抱角遊鄉校及事舒先生有謂厶曰子知四明之有四賢乎
厶詢四賢爲誰曰楊公簡袁公燮沈公煥而舒先生是其一也
心竊識之他日歷茲得侯在弟子列今僅三十年舒先生歿久
矣沈公竟不及識惟楊公袁公眉壽益高道德益隆於未有趨
偈之便坐在辛巳厶贊貟東浙庾幕冬孟侍郎使者來鄞楊公
時留吳門獨撥進拜寶峯侍郎袁公自是數沐與潔每侍坐從
容語及古今事輒聞所未聞深自慶幸又恨遭逢之晚也明年
季夏官滿將西還公置酒進修堂中適別酒三行出陶淵明韓
魏公真見贈且酌而言曰處則爲陶淵明出則爲韓魏公燮之
相期蓋不淺也其爲我盡此酒退惟晚季小子何足以辱此然
見不同異金精玉句有之價要知趙公所遺者不爲他人大稱

實乎式之樸嘗有和後山寄外舅韻不則去而趙司令壹謂此詩全篇似後山餘可槩見云宝慶丙戌六月　日新安吕厶書

跋龜山元城与黄御史璲帖

按道護錄元城先生嘗以一勤字告龜山先生門人黄公令從公之接識得覩二先生所与公帖帥友淵源可以卽證矣崇寧末龜山嘗爲餘杭後百二十年当宝慶初元厶来李製每于壁間景仰遺刻今又獲見真蹟竊自附于聞而知之者紹定六年丁亥清明日　新安　吕厶　謹書

書陳僉判鮑雲萍錄　辛卯上元日書

厶莅仕珂里今十九年矣視珂里猶故鄉也恨未識賢回自鼓深乃解后于岳陽樓上相与道苕霅間事如旧相識豈非幸欤

跋漕司僉所壁書白樂天養竹記

僉所改遷既成覩深間昭于王處漕幕爲称坐後有隙地同官相与種竹僅百箇翠葉交加秀色可餐每冬基餘閒啟牕視之心目開明俗塵一洗竹之有助于人如此乃書白樂天養竹記于壁庶後來者知所封植云嘉定五年閏九月厶日新安厶書

跋晦庵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号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偉後亂而遺棄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詩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持淳厚孝謹

少時聞父母將為謀昏逃避累日家人蹤索得之號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當尔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佚書若干遍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万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離步雖去路人皆為太息諸弟求其析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就來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己資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两賢之昔大疫親旧有尽室病卧者雖至親人莫敢闖其门公每清旦輒携粥藥造之偏飲食之後反日以為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

行孝試又為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孝事時三舍法行士子无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為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嘉先君子于時亦為諸生年甚少未為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年以文章致大名世乃以公為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為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敕役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役容下二千人而莫敢為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恚疾復取將旨坐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為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吏群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还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事貧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為悔也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男華娶張氏

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堂做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郎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于家傳叔舅嗜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關伊洛之風而悅之益求本根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于舅淩公十餘年未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在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鄉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長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未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厉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嘗從黃史遊黃公誦默中因以客從董公質之為吏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与

之諷泳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郎如京皇考志世武傳其墨今姓字尚可見耳先大人及叔父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黄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歎感慨悽切絶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黄公之遺声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曩既叙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于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

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遷于歙曰仁貴號斈州其子也孫象冕改名用之登儒科爲太斈博士六世有名節預鄉薦斈富而文瞻弟奐爲郡斈質至和甫七世矣和甫名穆即丙也其諸父皆休寧文公遂爲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育于家塾年甫志斈倫

寺承黄以幹為材冠禮益及覲矣當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溫判意問李于書無所不讀下筆須判數千百言將以儒業昌其家所謂克遠而自他有耀也者祝氏復與其在建乎始大博有弟景先即黄太史贊其畫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女實為縣邑極寡汪公勉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碒之女復歸樞寡子提刑公作昉而侍御公義和寺丞公義榮給事公義瑞皆其所生也第二子確之女適婺源吏部朱公松是為文公之母故鄉人相傳祝氏女位最高有名克臣為郡李諭者景先第八子碧之子也男女四人嘗奇第三女家雖貧不肎以与凡子未及嫁而李倫公卒觀族戚以為同邑呂午兩窮相值遂成姻對越七年而午偶登第科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記傳于鄉閭

二卿汪公謂之兄家与今工卿朱公在元為祝氏書所以篤叙甚至嘗聞外舅柱來朱汪之门文公与侍御 謝公皆登渭陽之念深加敬爱周之不遗余力此意流传歷世不泯豈惟祝氏得所憑依而且施及于千萬乃知前輩高情曲崇觀瞻遺風凜、可而已一日知甫示千以文公所记外家遗事三復感嘆謹再拜書其後時紹定六年 五月 旦日也

題嚴陵釣台

古今題釣台詩固多矣吳人白堂記前輩一絕云 先生高卧意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幸有故人能辦事一絲贏得釣清波此独得先生之心後世若陳希夷亦庶幾之蓋其知天命者歟乳翳輩不足語此而世徒以寇鄧諸公校優劣吁

跋梅庵与程仲帖

梅庵以道學師表當代一遺墨落人间便為主宝于松榆小子生晚不及預门弟子列而于其格言大训發前聖之秘闡後學之逮處心誠好之又以有連故得其遺帖一、皆先生晚年之筆結字剛健兼以婉熟装裱篋笥如宝曲年履歲每一献观想見道德之腴溢從手指间出也今又從汪君左直獲睹此帖歸拜主復筭精墨妙而觀其词旨竊謂君子之道三焉語及食祿之旨盡心不曠官也得復于難避易退之說不枉道也惓、于鄉曲長上之问不忘本也夫豈若青李來禽等帖字畫之工而已哉平二年　八月二十八日　新安後學　吕平拜手敬書

跋琢山皆山府秀等记

合邑方氏所居的椓寒山主伯攫陋之乃即其音之相近以琢易寒而曰琢山因以名亭又有亭名皆山堂名蔚秀皆取正于醉翁亭记语乡之秀彦多为文采遗之伯疆程李倩文气象阑雅罢琢山蔚然之秀所钟也枝触忻慕于欧阳公而有取焉夫琢滁之诸山来题因欧公记语而题合邑之琢山未闻因伯疆命名而闻昔人谓山川因人而重谅诸

书题葉芝编唐诗

唐诗惟杜工部号集大成自我朝数钜公以发明之后李咸知宗师如车指南罔迷所向也近步遒葉芝诸人更于杜诗外技拟唐谓寄古律传习吟哦词调清婉读之令人心醉香橐其李、为胡佩相识往、由是予谓工部日月也诸家景星庆云

文于天不可一闕也秋壑出示菉芝手稿僉下一轉語輒書此求正秋壑以為如何嘉熙元年　九月九日新安呂午書

跋晦庵帖

予益汪兄來訪袖示晦庵先生翰墨两軸讀小字三紙則知講明斯道之功讀大字二帋則知我為斯道之厄有意扶持斯道者惟使之愈久愈明而不至于厄則幸矣　新安後學呂午百拜謹書

跋范唐鑑藁

此太史范公手定唐鑑藁本第三卷也行書字楷首尾如式唯謹其事上之敬臨事之慎皆可想見卷凡十有三中嘗逸去公四世孫令喬淅運幹太原一旦全而歸之是可尚已

嘉熙二年閏四月二十一日新安呂午拜手書　于礼部貢院

跋先君道場詩軸

此先君納奉遊烏程道場山詩也時文師爲盌寺藏之唯謹先君于是年六十有一矣越二十年而即世又五年文攜以相示先君生平不以世事縈心放浪丘壑之外此詩可槩見墨蹟求超逸如生欲歸之不忍留之不可乃書其後併以施之康岐坡翁之四菩薩畫贩云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男具仕平濟泣百拜

跋道場何山詩後

山去烏程殆將二紀雲人至今不相忘山未夢寐常在道場何山間僧文師忽袖示旧遊修作与所答惠芥菜東淺陋鄙俚視之可愧而師不以爲鄙愛藏許久又表以華軸是師与雲人俠不相忘也胃勝感嘆謹謝而歸之嘉熙二年五月十八日平書

跋李用之太極問答

朱文公先生太極中庸說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捨是而他求抗厭五穀而欲吸風露以為奇也或知尊其說矣未免輕下注脚則一字一句易流于差又將如五穀不辨秬穋而以莠為苗者有之惟能遵守先生之學規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致力焉則和康平其可矣此御史李公所以致問于西山考孫子諸人反覆講明以求其定之歸也

嘉熙三年　二月望日　新安呂午　拜手謹書

跋李教錢村詩後

居官得民譽為難得士譽尤難為郡博士而得士譽又難之尤難者也自非文行俱善豈能一名士之口哉李君慶文設教吾

邦于其遺朝狀之遊者相与作為歌詩聚成巨編手摹帳集ム
潯寓日為憶屋鄉時覲見君覲矩齋考校精士翕然稱之姪況
亦抗髫講下因知君為詳而信是編非濫美也行有尸而祝氏
与吾舒先生同傳不朽豈無繼是大書特書勒之壁泒以修明
欽兩邦盛事者乎

嘉慶三年　二月三日新安呂ム拜手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沈君𡇔丁酉上書

右秋浦沈君丁酉初冊書也君慷慨有志別予去二十年矣忽惠然來訪相与話疇昔一笑乃出示此編三復擲卷大息而為之言曰四夬六得之說前雖未合豈無可施行于今日者乎兩淮所恃以禦寇者民兵也三邊所恃為要害者襄陽也民兵散

不惟無以禦寇而反為寇襄陽失常山蛇勢中斷而蜀與淮皆失所恃時運而往已無及矣事機方來孟亞為之招狀流散之丁壯以為兵而區處其室家使各得所則莫不踴公戰怯私鬪而轉危以為安勠力一心規復襄陽俾三边聯絡相應則已坏之證可以立起此沈君所以言而予為伸言也雖然言非難行為難天祐 聖明必有卓然出任是責者予何多言為哉沈君行有 謹書編末而歸之 嘉熙庚子七月既望付坡呂平跋

跋王寄樸遺事

東坡先生在元豐不合于元豐在元祐不合于元祐大節卓偉人稱之至今寄樸王公慷慨明哲未嘗妄鑽權貴人春禧中不肯攫媚竈進嘉定中不肯媒孽臧進官止郡暮六十即致其仕

蔵身万人海暴莫武見其面蓋風節大類坡公以仕不達故鮮
有知者倘非賢嗣欲揚其先君之美当世名流不忍没前人之
善安能大書深刻以信今傳後乎ム自倍公纂識甚久每見公
言論深遠態度堅正可為世法者甚夥而二事尤当親聞于公
墨碑今覩此卷恍若聆公語時為之悵然
嘉慶三年　六月二十日　新安　呂千　書

致西山太極問答

道本非惟明也能審夫真是之难耳無極而太極周子所以探
是至理之無声無臭而知是至理為造化品彙之自本自根也
而之一字貫通渾融非有分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彼惟昧
誤不真認之以為虚無之無至于安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馳

騁山說務于辭勝鼓世之少俊輕銳壓常嗜異者往々喜談而羽翼之嗚呼使其知于博參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加之志焉則知周子以有無為一與老氏以有無為二是非判然而行々之議息矣友人滕兄家傳之李淵源有自得以西山問答見示慨其泯之有人幸斯文之不墜喜而書其後云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　呂午　書

跋渠陽詩註

渠陽詩集大氐根以義理而廣引諸書發明之與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者異矣山每虞讀者不知其所援之事將併與詩之本旨失之今王君山好古博雅君子也句釋字注一見瞭然冀趣次云之于坡仙詩三復致歎輒書其後歸之

淳祐二年　二月旦日　竹坡呂午　謹跋

跋書菊莊詩集

詩編讀竟句、既廣洺水先生序引固已辭簡意足菊莊猶令看語余久寓馬城姑即馬城花窠一篇賡之老子西城住今踰十載期栽花成茂樹種柳長高枝移接從渠巧誇傳到處知梅頭把賣去一、是追時特此酬菊莊之請肎笑許否

淳祐二年　三月望日　竹坡　呂午　書

墓誌銘

呂德章墓誌銘　百七公

公諱芾字德章姓呂氏以嘉定十五年春正月丁丑終于家明年季夏其子應辰符錄公平生行事壽卒暨月日　年爲書以抵其宗人ㄙ曰先君嘗一試有司不售絶意進取年方知命即自卜其竁經營成之有年矣不幸棄諸孤以没而未即葬、又墓無石章以識先君目不瞑應辰等罪將莫贖今窆有期敢以銘請ㄙ抚書以泣曰古者隱淪道素孝義聞著雖無官得立碑碣ㄙ夙辱公知别十年不免見今又欲不憑棺哭不奠斝無以寫我心之悲則于叙次其始末而系以銘詎敢以不李辭惟

吕氏本姜姓虞夏之際封于吕子孫因氏焉自太公望則並矣其後三国迄唐世有顯人宋其登黄閣為名臣者踵相躡云南渡東萊之吕以道德文章聞天下散居閩浙諸郡間他吕殆不多見独公之先曰從慶本金陵人唐季徼擾与其弟從善徙于歙既又來旌德佳山水自從居之故吕氏之在旌德者最著衍至公十一世矣公曾祖仲鎮祖若水公寓皆潛德弗耀也公生而穎悟總角能文自失利科舉盡焚棄所業惟韓柳歐蘇集手不停披曰此足自樂吾不能為雕蟲篆刻以諧世取好矣勝所築堂曰戲彩頗極藻麗時与兄弟團欒樂飲以娛其親生產多遜于二季弗靳日肆其羣子姪建樓儲書延師督課無一毫厭倦意十數年來第進士与計偕彬彬盛矣公性剛直不

晏交人有善稱不容口有過輒面刺不少貸生已通貫振起他
亡者為之棺幼鰥孝無資者為之教養成就之凡濟人利物事
行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以為德邑侯李公廷忠以賑飢接行
生里中聞公賢而訪之公肅入具觴豆因劇談閭閻利病李公
嘆曰君子哉若人濬台子羽其流也為留一夕乃去晚益喜來
陵之何宝澗珠勝因卜築其間軒亭池榭翚飛照映日杖履娛
姿賓客載酒登覽諷詠欣茲無忤蓋得隱居之樂者方屏家事
來餘年而以疾逝矣春秋六十有三配汪氏先公十四年卒子
三人曰遂良早卒次應辰已蔚也女一人適進士曾時顯孫二
人淳渼應辰等將以十月丁酉歸窆于楓橋之原從治命也公
嘗謂人苟有抱負不論窮達顯晦必隨其居廣狹各有以自見

時我用功名可慶契致不躋浮湛閭里行義亦卑卑可紀盡其
貲禀之美識見之高氣節之奇濤之于天者磅礴鬱積不發于
此公惟抱負不施故孝于親友于兄弟仁于族姻里黨而智足
以知進退存亡之幾所以著見于屋家處鄉者如此使公得仕
而行豈至可觀哉公雖不躬榮祿而一經教嚴克有賢子令應
辰薦皆薪哉有声場屋將大吾宗抑所謂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者非耶　銘曰

惟古君子　藏而不沽　如石蘊玉　如囦生珠　不器以用
孰掩其輝　衍欲公欲　奇与時違　孝友仁智　發于性姿
有嘉者子　將大厥施　惟此新宮　公自承昏　琢詞碑石
百世所奢

先君壙記

先君諱大用字景宣徽州歙縣人曾祖仲明祖昇父玗皆隱德弗仕先君少抗志不凡以儒自奮試累中鄉校登科奉親不利乃篤意訓子年登嘉定四年第十七年以年通籍誥　明堂恩封承事郎紹定元年　郊祀恩轉宣議郎四年　明堂恩轉宣教郎壽又以　慈明慶壽恩轉通直郎六年　明堂恩轉奉議郎奉議告下捧而喜曰當以此自隨嗚呼其吾乎此者豈知其身之遂終乎此也耶是步十二月　年自兩浙漕幕差監者先君時以創瘍奉祠稍艱安寢食如平時明年改元端平正月朔奉作正衣冠受賀家人喜相告元正晴明如此康強可卜矣越三日忽謂子我住世間所需僅足今又見子登科死無遺恨死則

還葬我于故里　平篤且溫自是飲膳少減然對醫者猶自稱無
病生七日後三鼓俄卒享年八十有一嗚呼痛哉先君素厄貧
晚就養四方二十載平仕宦連莫報罔極嗚呼痛哉先君記聞
淹該翰墨道幼性剛而無他嗜而好施所至佳山水必登覽年
高舅從人皆畏之吳興郡侯張公悳想林公希道公汝達姑熟
郡侯吳公素騰陳公貴議趙帥汪公摇湖北憲使袁公中儒深
加敬愛既沒神屢降書數百紙筆勢如生嗚呼異哉先君娶潘
氏累封宜人子三人長華進武校尉次　平朝散大夫三　韋早卒
孫男二人長　沆將仕郎次　況孫女二人長適卜拱次許適刘詠
曾孫男三人長全老澳先君六月卒次相老明老曾孫女慶娘
華懷治命二年十一月庚申歸葬歙之孝悌鄉朱吳村之原其

平生行實之詳將求當世名士爲誌銘以表　墓孤子干忍死
泣血謹書其略納諸壙宮婿增從事郎池州錄事參軍程君疇
填諱

婺邑汪縣尉母孺人葉氏墓誌銘

將仕郎汪簡條列其母孺人行實一編具書遣子迪武校尉友
直走數百里來告曰簡與弟茂逢龍不幸母氏沒窀穸有日簡
幸與子仝村里又幸夙獲締交銘吾母莫如子敢以爲請編首
言母在室時事親以孝謹聞其父憐之不肯與凡子故以歸我
先君婉娩勤勞相理家事皆有條敘處卑尊無間言奉舅姑四
十年問安視膳如一日姑有疾藥餌必親嘗不遑姑嘆曰後必
有以報婦實孚承周公介國扁先君之堂曰肥子謂此非詩所

謂可以俾安父母宜其室家者耶次言母遇祭嘗雞鳴而起躬視滌濯謹日必追慕涕泗每時上冢盡室以往雖勞不憚予謂此非詩所謂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者耶次言母以婦與公事在勤奮儆每身先家人為之絲枲麻起隨謹藏績年雖高猶不廢剪製縫紉之事武告以胡不自逸則曰何以率下予謂此非詩所謂志在女功服之無斁者耶次言母禮容溫肅服飾雅潔器皿必盥濯及字必擇流見有容体無當者必戒之往往爭自修飾予謂此非詩所謂以禮自防化人以婦道者耶次言母逮下有恩待親戚至纖芥薄厚鄉閭步款衣寒食飢疾疢時亡歿歿必濟兄男女孤無依者收養成就備資嫁遣無吝也予謂此非詩所謂均一之德如鳲鳩者耶次言母以先君篤義惜里中

義役沮壞乃賛以具礼会衆率田為助人到今村之族黨賓朋
交際雖數並興櫞釜声又以先君留意義方學聲延師供具豊
豔豈有菑十餘載著遠靴最幼惧不及見成立斷机之训尤切
甲午秋中亜選蘄竝有声場屋男業皆進士女婦皆官人孫曾
滿前讙呼就嬉晚拜恩封閭里歆羨富壽康寧而以令終予謂
此非詩所謂令妻壽　子孫説：者耶且詩首関雎蓋以閨門
為風化之始自宮壼達諸邦国鄉人介殊而理一故聖王垂為
于現三百篇中婦人苟有一美則有一詩三嘆三咏焜燿簡策
全孺人衆美兼備若是汪君兄弟父子之請勤又若是銘其可
辞乃叙次其始末而銘之孺人諱壽瑩姓葉氏徽州婺源人父
諱ㄙ号南坡居士、、娶汪氏生孺人嫁同邑故諧吳府教授

汪君克刚之族子安时即肥堂翁也孺人以绍平二年二月壬辰年寿八十与姑之寿齐尝诰绍定 年锡类恩初封孺人以为孝养之报子男五人长简也前摄江州德安县、尉次箎策俱先卒次箎逢龙、、侍補国学生女二人长适迪功郎程梦龙次适承信郎程克允孙男九人长作哲早卒次谅次斋次友直新差濮王府主奉成袁次友义裕德昌新应新孙女五人长适进士黄晖次适进士张邦荣余未行曾孙男八人梦麟名知孟孙凯孙徐孙年孙星孙瑞孙女曾孙四人皆幼始肥堂翁亡恶时孺人相与卜窟于凤亭里之江山以备双𣦸之藏肥堂翁先孺人七年卒葬于是寺承洪公友成志其墓至是简等以九月癸酉奉孺人柩附焉 铭曰

事姑以孝　從夫以順　待人以恩　教子以正　家是以肥
衆是以敬　壽享耆珍　恩霑初命　二女五男　蘭桂蕃盛
九孫八曾　玉雪輝映　優游考終　演迤餘慶　江山之原
煙雨之暝　變翎埋藏　百神呵禁　鑽石紀銘　傳遠示信

方元旦墓誌銘

予家與溪与蓬瑞隔一水兒時及識居士方公中孚与其伯氏正夫皆長大美鬚髯衆為善里人咸以長者稱之伯氏生四子率詩酒自娛亦俱号善人居士生一子名宣字元旦人物俊偉類居士尤衆為善鄉閭有利当興害当除訟当息者争帰之郡縣亦亟委之每奮身任責不辭費自己出亦不靳人日之居士一變方氏自神農後太子雷指天以雷為名指地以方為姓至

濮儲避地江左封黟縣侯今廟食椰亭山賜号真應其後世居

歙之臨河迁塋田者太斈博士怡遷昌縣丞揚志以一径相傳

魁礼闈迁蓮瑞者元旦之八世祖也曾大父烈大父行文皆潛

德常耀元旦幼俊邁刻志讀書博文強記本趾詳彙選昌丞于

元旦爲從兄元旦師之丞每期以遠大性孝友妣胡氏与屋士

及伯父四兄相先後卒元旦既自終大事人悉侄他伯父諸兒

後不遺餘力歙若賦役不均嘉定壬申間得旨步減折帛紬絹

五万餘緡實自元旦發之又割膏腴以備義役爭訟遂絕此其

惠利鄉曲最爲久遠至刱木以濟不通甃通路以便往來傾倉

廩與粮糧以賑飢餓又特其細耳門植佳桂修竹書賓客不問

家有无至則終日觴詠留歡卜夜笑談霏霏不絕聽者忘疲大

夫士未樂与之交由是遂瑞之方益表〻于時予先君朝奉荷元旦相与學甚予未蒙知愛溥官東西别二十餘年端平乙未扶護歸塟墓下之役有謁必獲時元旦巳得末疾每語及先君輙涕下不能止嘗謂予如不相忘他日當力疾訪官下予意天相吉人必得上壽一日聞疾作亟往省之犹躍起出迎謝屋巳何庵並而逝蓋丙申七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元旦倜儻喜迆幅輕財重義与物為春所居西偏闢寒棲梘教授鄉公額名曰梘軒創屋數椽扁以懶庵為堂三間扁以閑趣又别營一室溪上扁以臨清李正吳公自杖為之記時節約親朋泛舟上下以為樂其胸次可想也嘗于竹間結亭面秦潭山下瞰豈樂水遂呂丞為名俱秀取江山俱秀丽宜有俊材生娶胡氏

先二十三年卒生二子、先子回賞俱中亞迁户名方曰起直
愼秀之驗耶女二人長適待補太學生吳應龍次適衛戴從龍
孫男四人汝愚汝魯汝賀汝直女孫三人長許適進士吳簡餘
幼孔旦死之日聞者莫不哀悼相率往哭之接踵于道遶濱溯
橋斷鄉鄰不約而集即日葺成之以渡予者其得人心如此是
可爲、善于鄉者之功已子先子回將以戊戌十月辛酉奉柩
葬于永豐鄉白楊之原子先不遠數百里以其狀來曰知吾父
莫如子願以銘請　銘曰

存琢不騁　爲鄉善士　下澤往來　衆推仁英　克承先志
式遺令子　善積慶鍾　未見其止　白楊之原　中山之裹
瓚辭新阡　以詔閭里

方節斡墓誌銘

公諱子先字山甫姓方氏世居歙之蓮瑞与予有連歲在丙申君之先君字元旦卒君以狀來乞銘不忍辭越七年癸卯君卒卒每念之不置今十稔矣癸丑正月其子汝賁又以君狀來告曰汝賁不天先父早殁以陰陽拘忌故柩在淺土日久益滋吉卜于岡陵之原去家一里而近襄事日薄欲以銘請君京淵甫書僭來尤懼、嗚呼予又忍銘君也哉君家世之詳已具元旦誌曾大父行文大父中孚父寅實維元旦君髫亂敏悟日誦書千餘言先師宿儒皆奇之倜儻有大志期以功名自奮曉寤夜緊寸陰必惜嘗謁歙寧彭公方公篤君先世同登契且喜其可教親命題課試之日往月來口講指授李業由是加進自謂

合宗二魁声香可庆與致比就料奔蹶不利僅一中要選挺抗志不屈手未嘗釋卷元旦晚年戒家事毋関我益招致賓客觴詠霧晝夜不絶君左右無違靡有倦容其幹蠱尤迎刃而解与里鄰族姻交爲氣誼不以貧富二其心困若不能自给者曲加存撫孀嫠不能自奉者　爲主張步飢則指廪以賑梅潦則減槩以食病爲醫死爲葬有危急奮臂捐貲爲極援交恶未易析衆爲出一言莫不退聽凡居鄉與情者率恃以有立岩溪裡來憧憧建橋造舟無歩不力人免病涉泓橋路隘且峯檯屏之閭之遥成康莊天台胡監税学來攝岩鎮事病弗救君僅与一日雅鄰与置棺槨擇地安厝邊其子至欲酬以直一妥所受与淵甫析居淵甫請以田易屋君慨然遂与而無勞費吕塌溉田萬

數每歲浚葺若人力不齊乃蹶然起夫區畫周悉人異能遵可
以余遠鄰場戚取則焉君衆賢好客嘉異元旦在時者樓會疊
觴應不輟園圃山水四時備祥羣集一毫偃傲鄙吝意有希名
杖以自警庵名見山以自遠予皆嘗為記之元旦之益也貴土
之役備極勞費親朋雲集嗟嘆服除自惟毋勤讀書未効何以
慰泉壤遂假遵勇爵以承信郎充州節制司准遣冀以建功著
而場屋之念不衰癸卯秋應詔試漕闈抱攖屬耳微以疾終蓋
是年閏八月二十有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五娶許氏生二子長
汝霖從君一年卒次汝賓也女三人長適進士吳簡次適將作
監丞孫待補太學生汪伸舜三未行汝賓將以今年四月十二
日己未奉柩窆于同陵虛其右俟君之妣百步祔焉予念舊

慷慨一生轻财重义里有缓急惟君是赖利为兴害为除惟君是谋今乃不得中寿俾里中失所依予累年闲居有欲言未去记所常不能忘情幸其子能自植立又配于李厥妃以柏舟自誓勤理家事了婚姻振门户而相与维持者渊甫也庶几不负君者既叙其梗槩又系以铭

铭曰

孝予亲友于弟存心仁处事义无吝色有大志不假年遽下世

善齋居士汪君墓誌銘

淳祐元年厶月厶日鄉人善齋居士汪君之子惠不憚徂邈數百里來訪予馬城回惠不夭失所怙今五年矣而墓木有判惟以行實一編呈似幸哀悼賜之誌銘問其來他有誰否曰無之專為是來耳一念純孝使人感動是可墨以塞其請汪氏為新安著姓閥予績溪者居士之畧冢也居士名暐字處微善齋其号也曾祖激三領鄉薦南郎試恩授上州文學祖文中父王錫俱潛德弗耀居士天資穎悟夙與其二兄暘暎勵志讀書以繼鄉汪公文振為師府判胡公恩試運幹胡公夢龍為友暘字厶以鄉薦免省暎字厶嘗領袖邑庠居士持身端謹有古君子風恬退不屑意科舉閨門數十口舉上接下皆以誠家事無巨細

楚、有條理燕私無妄語雖勤以義方教子姪課本業嚴則規
書史自娛故參政何公潘扁藏修之所回靜觀邑令汪公李和
以善養居士目之居士業善好施食飢衣寒救急難療疾苦仁
心實德推服鄉邦以是前後時貴奉行荒政輯事必以相委事
無不集人造無間言賴以存活者甚衆邑具其功聞于台府比
行賞力辭不受里修學校建祠宇探洋梁皆先施以舉衆時貴
莫不歆羨之某與之交詩簡絡繹而無毫髮事擾政邑令有利
害不能自決必訪焉悉以正對終身不涉邑人自陰受其賜鄉
史李公過之宰是邑也與居士尤相善屢唱爲多嘗稱居士清
不倦物和不失己咸以爲知言居士生於紹興壬午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卒于嘉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葬于縣南五里杭村

之原於許國公虎勝其庵曰環谷娶胡氏男二人俱業儒長即
焘也娶今閤門牛舍人之女次焘娶府判胡公之姪女孫二人
長維寅次維則尗世其業夫考百什之晉天每于此學甚根今
焘之兄弟不忍沒其先人之善而求以紀述顯揚者若此其勤
至與安得不學根耶居士雖不克以功名自見于世而焘也熙
也維寅維則行將駢翩奮身場屋則居士一門之顯詎有既耶

銘曰

清不絕物　和不失己　華萼相輝　有好兄弟　志在顯揚
又有令子　存殁俱榮　是爲善果　鑱銘于石　以詔閭里

富溪程子容墓誌銘

富溪程貺手持其先人子容行實一編踵門乞銘併以溥水先

要諱其程用之者亦相程之光用之、諱倫矣予容名思孔字
予容世居休寧之富溪曾祖達祖卑父即用之也予容事親孝
先意承志罔有違悖自夫所恃侍用之寢者十二年教子以義
方習儒業処己以廉主毫髮妄取侍鄉里以公實不敢信有試
不之官府而赴懇于其門予容不問勢強弱惟以理之是非折
衆之衆悅服而去堂以駿叟自称始用之好陰陽家風水之説
自营地于衢之湖化未畢而奔予容竭力負土扶護瘗畢既亦
自卜兆于和睦干之山語人曰斯山也傾鼓在前展旗在後去
水環廻是謂之玄奇石巖阿勝彼金玉有地可庐有田可畊吾
子孫于斯奉祀有餘矣且其有與身一日对客棊棊局未終而
遊人皆羨之実嘉靖ム年ム月ム日也享年若干娶李氏檢法

之女先子卒歲年而終生二子長騤次驤以壬辰入石犀女一人適進武校尉戴應龍孫男雄飛鵬飛豹孫騤等以其没之年九月厶日奉子容与李氏之柩合葬于和睦千從治舍也

銘曰

陰陽二宅　幽明一理　生也安居　必慎山水
死而有知　云乎不尔　和睦之千　近在閭里
向背之宜　變翎藏是　以安以固　以利孫子

尧屋居士宋公墓誌銘

為善者必有孝報子于尧屋居士見之居士以善人聞于州里生三男長澳登辛丑進士第漸青康于鄉奉濟不好李自脩皆賢、榮貴人欽羨之謂是居士為善之報居士年于壬寅八月

十有五日澳等將以明年ム月ム日奉柩窆于ム地之原其墳

曷ム予族子也為澳等以居士誌銘請予久去鄉比歸幸甚識

居士容貌辯溫議論篤厚心切起敬居士嘗治觴更延入一室

曰此君所書老屋而季潤香所為軾也相與閱曰一笑別我何

時而居士已下世矣予于澳有同經之契又接居士殷勤之懷

以其日擊參之月評則叙次其異而為之銘可以寄慨居士諱

友直字正之姓朱氏以老屋自號世居新安城中曾祖ム祖ム

父ム皆潛隱弗耀母程氏生四子居士最幼未弱冠而孤諸兄

皆散處居士則善養母二十餘年母殁奉晝夕灯事之如存襄

奮意自任責不以煩諸兄居士天姿穎悟慨早孤屢季銳志舉

方之訓晝理家事夜督諸子讀書有困怠則水沃其面夜過半

乃得寢居側創屋兩楹俾諸子誦習其中忽產雙竹榜曰瑞竹
書院人會謂是方來聿館穀于是無靳色延師禮遇加厚由是
諸子皆有成立居士好賓客敬吾儒凡親睦族鄰安時合聚稱
家之有無又輕則重義樂周人急難其所甚恐或值窮困于援
之橋梁道路必葺之以便往來祠廟寺觀有毀壞于隨力脩復
嘗造城東門與孔道盛夏設飲具以飲行者有負重急往不能
自酌即酌以飲之嘗解衣推食以濟凍餒且戒之曰切與人言
其救人利物出乎天性非以沽名要譽如此人有一言一行可
以資益必再三降嘆式有不善亦面折不少貸一以至誠待人
莫不知所敬愛始乾道間鄉人有倣廬山故事作大蓮社郡鄂
二羅公璟漢章公戚在父至嗣響者居士慨慕前哲為晉陽步

一会為衆至千人往〻多化而為善人以是稱居士嗜佛而不知居士耻独為善人欲假是以率鄉人同居于善也一日忽病諸子進藥却不御拂翳整衣瞑目而逝僧融上人嘗為物外交為説偈云雲散中秋月清光何処無蓋以居士逝于中秋也死之日弔時雲集哭之或至失声過其門者亦為之嘆息泣下居士生于淳熙乙未正月三日至是年六十有八卒娶章氏渙漸濟皆所出也女三人長適進士蔣〻次適進士呂〻次適進士吳〻孫男四人 皆業儒曾孫未名而卒孫女一人未笄渙初授桃源縣尉 戍將及而居士逝或提天未純佑善人抑豈知居士天年有限不使聞閲修遐而考終正寢是乃所以為佑善者耶 銘曰

為善必报
種之一粒
義方有训
我铭居士

如藝五穀
收之千斛
應影響速
風厲鄉俗

以栽以培
居士為善
收功交場
居士為誰

時至則熟
惟日不足
穰穰相逐
是曰老屋

竹坡類藁

雜録

題仁義寺

朝請大夫新知泉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紫　呂午伯可書

吴良甫總甫時甫田甫聚甫尚甫以淳祐元年十有一月望日約伯可方山甫淵甫遊仁義院山甫謂伯可曰盍紀歩月

因説偈言

寺以仁義名　当求仁義實　祇在巷籬間　遂分儒与釋

千載幾萬言　未能合爲一　大笑出門去　莫問戒陳迹

吴良甫跋

闲寿庵壁记

淳熙二年二月望日方山甫渊甫约吕伯可郑药房雷士亨吴良甫来游闲寿庵手仲发与言于壁以纪岁月云 诗曰

四顾云山满目前 都从此地得斗魁

闲居此计何为早 且住人间五百年

三可楼眺的 杏城西城翁幽居

四时鸥鹭窥画昼 千古鱼龙听管弦

歙西岩鎮閔氏家譜序

予遊吏路幾三十年驅馳不暇出入帝垣丙申歸省舊序時
岩鎮同年仁甫閔氏昆季特持家譜過予索文于譯觀之曰
由莒子
府君來約三伯餘年前無可攷對曰山自十二三
当時記曾大父云吾家世有自來矣始居吾魯派衍九江後
徙鄱陽析之于歙因南唐兵變由蕭烏有我今述之由莒子
府君而下考之明矣予遂並索華以塞來命
夫氏族者古
史官之所紀錄秦與籍滅于臧公侯子孫咸失序亂司馬遷
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于是乎知信氏之所自
出嗚呼遠矣哉吾郡吏部朱公諱松由婺源而尉尤溪文公
生珠不知吏部居歙之黃墩而八世祖徙婺源則文公歙人
也歙之程助東晉太守諱元譚成帝賜宅于歙西十四世諱

吳況謚忠壯再十七世諱纂大中諱珣為纂九世孫實為二
程父嘉祐初迁河南則係國公洛國公亦歙人也明矣嗚呼
千載之下溯流尋源人不知迁歙之岩鎮閔氏為琅邪公之
植故墓言諜有繫之土池而不惑恭之姓氏而無疑如閔子
騫聖人　為之歸顏冉　為之友俱為魯人少孔子十五歲
天性閔、以德行冠于四科而不肯仕于季氏、、惜八佾
歌雍徹三家北面為臣親迷賂公致有乾侯之避將万納欲
內圖婴其可得乎嘗欲以閔子騫為費宰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汶則齊南魯北境上汶之齊
州曆城五里有閔子騫墓則其先為魯人子孫占籍為齊
人矣封曰琅邪係其初心賢之也譜畜托始琅邪公實不為
過矣化形樺其初本一人之身也今自萬子府君六世孫曰

惟慶登景德二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子諱從周
登天聖五年進士第官至都官郎中孫諱炳文登崇寧五年
第官至南安軍通判祖孫三人魁名繼先登璧照曜具載進
士題名其他不書請自可見矣何奇郡之多賢若邪今 宗
傳儒業任郡庠齋藁英材以教育之其業不與存焉均今有
矣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遂爲之序 旹
嘉熙元年歲在丁酉秋九月既望
朝請大夫守宗政少卿兼翰林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新安
竹坡呂午書

淳祐癸卯夏

詔左瀏憲部使者　竹坡先生呂公再除監察御史務枉道侍於柏廳見案几間有題曰竹坡類稿披而誦之手不容釋輒號詩曰　先生斯文如日光玉潔耿不願靚盡板行以惠後學先生曰司馬在兩都而史記未振昌黎至我　朝而文集競傳予姑聽之毋容膚遽輒請再三因緊咲而着胃載念吾家自曾大父以來玉淵率多偉人　史部章齋朱公及今　御史竹坡呂公則以學問文章負盛名于世　章齋集既已刻梓豫章茲刻竹坡類稿盖從二集並行以彰盛美　先生著述尚多攢輯今所得者特泰山之毫芒如奏疏書啟詩詞及繼今有作方月增歲益而當嗣請而刻之是歲臘月望日表姪建安祝穆拜手謹識

附錄

宋理宗高皇帝龍像

大宋中奉大夫歙縣開國男左史呂公諱午字伯可號竹坡藏國濮恩於淳祐六年丙午歲二月十五日辰時 望闕瞻伏覆刻龍顏永爲香火奉祀 尭稷所居臨陋迎入鎮東道院古今居民永遠奉祀

聖像腹中遺有金書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 云

上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恍惚惚 杳杳冥冥
存無守有 頃刻而成 迴風混合 百日功靈
默朝上帝 一紀飛昇 知者易悟 昧者難行
履踐天光 呼吸育清 出玄入牝 若亡若存

緜：不絕　固蒂深根　人各有精　精合其神
神合其氣　氣合其真　不得其真　皆是強名
神能入石　神能飛形　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　精依氣盈　不凋不殘　松柏青、
三品一理　妙不可聽　其聚則有　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　竅、光明　聖日聖月　照耀金庭
一得永得　自然身輕　太和充溢　骨散寒瓊
得丹得灵　不得則傾　丹在身中　非白非青
誦之萬遍　妙理自明

無上玉皇心印妙經參終于龍像腹中　復於

正統八年癸亥歲七月二十五日夜被人窃去

聖像內物件玆被衆信人等經公家
府委耆老一十餘人拘某道衆理問求懇免詞仝里人衆
估等重新粧飾完備遵選十二月初十日庚寅之吉復
請
神光附相永鎮
灵坛恭題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者　　維吉
大明正統八年癸亥歲十二月初十日庚寅吉辰書
六世裔孫　呂旭　德昭　重立
龍像又於正德十二年丁丑十　世孫　元吉　等重整
記云

誥于　世祖歙縣開國男竹坡先生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恩蒙
理廟眷寵有加歸老退思深慚無補于是肖像
龍顏天威不違咫尺後支星散不一奉入求嶽行宮盟四儀奎
永為香大　正統八年五世祖旭率衆信重新粧飾逮今正德
十二年丁丑九十七年歲月滋久弗祢　曾孫　恭惟
天眷開祥畫瞳昌照者也
大明正德十二年丁丑歲三月十五日　十　世孫〃等立
大宋淳祐六年丙午逶今大明正德丁丑实二百七十四年也

寶賦袍帶記

至正間兵戈擾攘家藏惟六世祖 左史公寶賦青袍一玉帶一及書籍而已袍帶即公在臺諫日理廟所賜也今吾子孫不肖不能為袍帶生輝又恐為盜賊所掠乃獻于吾鎮東嶽之神以五世祖監簿公嘗捐地築屋鎮西摩山為遊神憩享之所弘齋曾先生汪嘗為記之 靦圃欲繼先志歸獻于神而有此袍俾鎮之人共掌之或可久存於後因記歲月以示子孫并告鎮人後來者嘗相保守云

至正 甲午歲三月望 南山居士 呂靦圃

東嶽行祠鐘銘

淳祐戊申上巳節 里川 呂平 銘并書

岱宗獻獻 赫靈鎮東 有侁其詞 遹作斯鏞

神之格思 祐此一邦 于以報耜 地久天長

大明弘治十一年戊午歲 裔孫 等 做造大紅滾眼一

晃旗一重鳌鸣域祀 以紀歲月

大明正德九年甲戌歲 豐陽月康午日裔孫元寬等 重家

再新華遠鄉賢祠宇 刻奉

十一世祖通奉大夫欽賜開國男贈華閣學士左史竹坡平公

十世祖朝散大夫知泉州軍州府賜紫金魚袋百四監簿沅公

衆率財貲外 裔孫 元寬 粜戌已備白金叁拾餘

两完全祠宇 永遠奉祀 因記歲月于後紀之

大明嘉靖元年壬午歲裔孫 元寬等捐妝 青圭一玉帶一

貢緞袍一揔局妝囊永遠祀奉 子孫當相保守云

同年 裔孫 衆義立規置買膳瑩田畝 遇年収

粗拳祀 以崇

興敎源流之本者也因記歲月以示後來子孫之不識耳

曾祖勝祐教諭神像記

大明承三勝祐教諭諱旭字德昭號滄清先生公生於大

元至元四年戊寅七月一日辰時洪武三年庚戌歲

國恩蒙本府同知何公以文學舉職本府儒學訓導在任

一十九年洪武二十一年考滿稱例赴

京陞除陝西延安府延長縣教諭娶孺人程氏實程太師

吉國公元鳳之曾孫女也生吾太祖文顯文著二公次年

四月到任七月一日染病八月十九日終於旅邸洪武二

十三年顯公負遺骨回家程氏孺人同年亦故合葬呂家

林可字三百六十七號祖墳墓西癸山丁向加午三分公

延宗中奉大夫左史年公裔孫也午生知府沆公沆生樞

公樞生萬高公高生伯常公常生賓卿公卿生教諭公傳

六世大明正德甲戌九月庚午建遵鄉賢祠在東嶽院西
刻五十世祖中奉大夫九世祖朝議大夫入祠祀奉附刻
四世孫教諭公一本共五三像崇奉祀事

嘉靖八年正月　吉日

裔孫　呂元寬　重整奉祀

高祖南山居士賓卿公像贊

鑑泉道人寫

贊曰

其像甚鄙其容甚舒其獨則殊重之為山澤之癯其冠甚巍其服則婁其步則徐誇之為家世之儒鍾列仙之骨骼象左史之範模宜其齧齒罵賊語不含抈百代之下清風凜如

唐仲贊　唐氏仲賓　黃山白雲

又贊

巍巍兮白袍束之兮素絛風神醞藉兮儒家者流道心澹泊兮列仙之冑南山秋色氣勢相高

同郡塗江祐贊

曾祖澄湑翁教諭公像贊

予友呂德昭締交三十餘載情誼交孚奚啻骨肉洪武壬子
夏予為寫竹林清趣小像後辛酉秋
朝廷用薦者言以文學聘將赴
京師予愛其手姿粹美故為圖之以識久要不忘之意云老
友相臺楊光撰識

贊曰

烏巾白苧有潔其容青史黃卷有豁其胸職南宮之秩繼左
史之風其豪吟也李白避其鋒其暢飲也阿潸避其縱心如
皎月氣如長虹采一龕之黃菊撫三徑之青松嘯形蟬蛻以
遷於陝西神鶴化而返於江東

姻友唐子儀贊

唐子儀

賦有神足以覘胸中之戈甲筆有舌將以肆紙上之文章含之清泉白石閑之金馬玉堂不謟而瀆不銜而彰斌而學之於道有方擴而承之於祖有光盡之者誰鑑泉氏楊贊之者誰白雲氏唐以謟後裔屏幾允藏

洪武癸丑 正月 人日也

大明一統志 南京渡臺之十四載

宋

呂文仲 歙州新安人父裕南唐歙州錄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入宋累官翰林侍讀學士終刑部侍郎集賢學士

嘗使高麗清潔無所求每高麗使至輒詢其出入以君子稱之有文集十卷

呂午　歙縣人嘉定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正官邪不顧忌觸衆怒者欲誅之還浙東提刑復入為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還起居郎以論誅切直名卒贈華文閣學士

呂沆　午子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中授黃岩主簿知於潛縣通判婺州皆有善政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大忤賈似道意与雲臺觀起知興國軍及全州皆不赴德祐初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呂大防　英宗時爲監察御史以濮議不合出知休寧縣有治跡

呂公滩　在歙縣東南一十二里名車輪滩水勢湍悍舟多覆溺唐刺史呂季重以俸募工鑿之遂成安流因名

呂溱　知舒州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歛迹

別呂德昭先生序

余罷年以奠親還歙識德昭呂先生於郡庠見其貌之偉然氣之充然好友尚義寔宋名臣左史公諱千六世孫克世其家學予每至城府必會、必止宿情藹如也既而予起自閩中濫尉于　朝承之河南一日有客來謁及見則先生也向之偉然者已蒼然充然者若鉄然矣詢其故則方按陝之延長文學掾計其別十又一年矣道途艱馳衝冒霜雪抱恙不能前乃暫止求藥餌治療決旬則氣体復矣別余微言諱弗

乃謂之曰士之出處固有時耶先生自教郡庠也十又九年一官數千里之外無民社之　有牧百之責不為不重矣當思朝廷崇學育才之盛意益充其氣發其蘊以脩齊治平之道日進諸生和講明淬勵之制底于成庶盡先生之責

矣而有偰承左史公之餘烈矣雖然國家敎敕所登無間遠邇他日關輔之外人材輩出有以文學之賢者薦而徵之非先生其

先生行乎哉予不敏書此為規

時洪武二十二年春二月望日同邑鄭孟真序